

André Gide

L'Immoraliste La Porteétroite

背德者 窄门

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法] 安德烈·纪德 著

李玉民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L'Immoraliste* *La Porteétroite*

André Gide

背德者 窄门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德者 窄门 / (法) 纪德著; 李玉民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50-0

I. 背… II. ①纪…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87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 背德者 窄门

作 者 [法] 安德烈·纪德

译 者 李玉民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袁 沙 张 兰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53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350-0

定 价 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自相矛盾的魅力

如果以时下最流行的记者采访的方式，问纪德：“纪德先生，请问您最喜爱什么？最讨厌什么？”

纪德很可能回答：“我最喜爱快乐，最讨厌扼杀快乐的一切伦理道德。”

不错，“快乐”是纪德作品中最亮丽的一个词，几乎成为他生活的真谛。快乐、纵欲、生活、幸福、爱……这些在纪德笔下全是同义词、主题词，构成纪德作品的鲜明的生命线。

纪德明确写道：“人长出牙齿，能咬食咀嚼了，就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寻求食粮。勇敢点儿，赤条条地挺立起来，你只需要自身的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就能挺立地生长。”

在生活中寻求食粮，就是寻求快乐。纪德早年的散文诗作《人间食粮》，也就是追求快乐的宣言。后来发表的三部曲：《背德者》、《窄门》和《田园交响曲》，可以说是追求生活快乐和幸福的历程。

拥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强烈的欲望赋予我们支配一切的权力。旅途上所见山光水色、幼鸟的孵化、盛开的鲜花、赤身的牧童……无不体现我们的幸福，都是我们内心春天的回声。正是这种追求欢乐的奔放的热情，吸引并激励了几代青年。

然而，《背德者》等三部曲，又可以说记录了追求快乐和幸福的痛苦历程。

因为，在人性被窒息的社会，快乐也是一种奢侈品。哪怕享受大自然的快乐，一不小心也会伤害你所爱并且爱你的人。《背德者》主人公米歇尔和妻子玛丝琳游览意大利，到罗马时正值雪白的杏花盛开。米歇尔要把整个春意带回饭店，他将客房布置成花海，不料妻子进门一见，竟然失声痛哭。强者自有强烈的快乐，而弱者适于文弱的快乐。玛丝琳有一点点乐趣就要陶醉，容易受强烈快乐的伤害。

还有更大的伤害，这就关系到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了。

米歇尔身上的欲望一旦爆发，往往来不及分辨，也不愿分辨其好坏，先满足了再说。因此他有些行为，如爱恋男童，就明显违背伦理道德，他也就成了背德者。玛丝琳已经知情，疾病又添心病，很快抑郁而终，葬身在异乡。

《窄门》则是另一种情景。阿莉莎与表弟杰罗姆自小青梅竹马，深深地相爱。不料母亲同人私奔，她的心灵受了创伤，又想自己比表弟大两岁，担心红颜衰老，便会失去杰罗姆的爱。与其将来有这种她绝难接受的结果，还不如不结婚，只保持纯情相爱的关系。不过，在阿莉莎看来，唯有基督教所说的极乐至福，才能与尘世的欢乐相抗衡。于是，她爱得越深，就越同杰罗姆疏远，相约在美德的峰巅相见，到上帝那里重聚。最后，她避开亲人，在巴黎的一家疗养院里孤独地死去。

纪德笔下的《田园交响曲》，同样是寻求生活快乐而酿成的悲剧。一名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个成为孤儿的盲女，不仅对她关心备至，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使她脱离蒙昧状态，领略她看不见的美妙的外界。牧师从慈悲之心出发，一步步坠入情网，给妻子儿女造成极大痛苦，但是又不敢面对现实。盲女错把感激之情当成爱情，可是她治好了双眼才看清，她爱的是儿子雅克而不是父亲。她也看清这种爱无异于犯罪，给一家人带来不幸。于是，她只有一死，假借采花之机失足落水……

了解了追求快乐的痛苦历程，也就更容易理解纪德的这段话：“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稀，更难得，也更美好。因此，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要向周围传播快乐。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作出表率，当个幸福的人。”

从这种表率的心中大量涌出的快乐，足以供所有人畅饮。这既是天生的需要，又是道德的义务。作者一生的活动、一生的创作，似乎都旨在调解这两者的关系，使之更加融洽，更加和谐。然而他一生的行为、一生的作品，却更多地表现出两者的矛盾和冲突。

纪德和他的作品总是扮演并变换着角色。他和他的作品绝不会确定为一种角色，哪怕是伟大的角色，并且一直演到终场。他和他的作品要扮演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善恶好坏，而只是组成相互对立体，在人生大舞台上演出。

《背德者》扮演放纵的角色，《窄门》和《田园交响曲》则相继扮演收敛的角色。然而，放中又有收，收中又有放，又各自成为复杂的活生生的角色。早年的作品《帕吕德》，是小说叙述方式的革新，被半个世纪之后的新小说派认了宗。在《帕吕德》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意气风发、放恣张狂的纪德。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忒修斯》，则是他一生的总结。一篇是文字恣肆轻狂，一篇是文笔老到洗练，可以看作是纪德的一放一收，一始一终。

《浪子归来》篇幅虽短，寓意很深，几场对话充满禅机。浪子回到

父母身边，并非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他鼓励并帮助小弟离家出走，成为新的浪子，则另有深意。加缪在青年时看了纪德的《浪子归来》，认为尽善尽美，立即动手改编成剧本，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演出。

变化与否定，贯穿纪德的一生。他说：“人一旦发现自己的样子，就想保持，总是处心积虑地像自己……比起反复无常来，我更讨厌某种坚定不移的始终如一，更讨厌要忠实于本身的某种意志，以及害怕自相矛盾的心理。”纪德从不试图维持自身的一致，维持已有的公认的形象（如文坛王子）。他认为，一个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才表现出坦诚，舍此就难免陷入虚伪当中。

应当指出，这种反复无常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正好应和他那种深藏的连贯性，即一颗坦诚的心。有些人煞费苦心，一生都要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纪德则不然，他一个思想能化出许多思想，忽然念及天使就扮演天使，忽然念及魔鬼就扮演魔鬼，即兴演出傻剧、讽刺剧、悲剧和喜剧，还拉着观众一起演出。即使漏洞百出，有时甚至出丑，引起嘘声喝倒彩，也照样演得有声有色，落得个痛快，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下得台来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纪德。

纪德喜爱快乐，但更喜欢变化。他一再强调：“没有进步的状态，不管多么幸福我也不稀罕”；“没有进展的一种快乐，我嗤之以鼻”。在纪德看来，无论什么一经固定，就丧失活力了。这就是为什么，纪德活到八十二岁，“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生龙活虎的”（莫洛亚语）。

这正是纪德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 目 录

自相矛盾的魅力 / 1

背德者 / 1

窄门 / 79

田园交响曲 / 165

浪子归来 / 203

帕吕德 / 219

忒修斯 / 269

名家评论 / 299

纪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 301

背德者



天主啊，我颂扬你，是你把我  
造就成如此卓异之人。

[诗篇]<sup>①</sup>第139篇，第14句

---

<sup>①</sup> 亦译《圣咏集》，《圣经·旧约》中的一卷，共一百五十篇。

我给予本书以应有的价值。这是一个尽含苦涩渣滓的果实，宛似荒漠中的药西瓜。药西瓜生长在石灰质地带，吃了非但不解渴，嘴里还会感到火烧火燎，然而在金色的沙上却不乏瑰丽之态。

我若是把主人公当作典范，那就得承认很不成功。即使少数几个人对米歇尔的这段经历感兴趣，也无非是疾恶如仇，要大义凛然地谴责他。我把玛丝琳写得那么贤淑并非徒劳，读者不会原谅米歇尔把自己看得比她还重。

我若是把本书当作对米歇尔的起诉状，同样也不会成功，因为，谁对主人公产生义愤也不肯归功于我。这种义愤，似乎是违背我的意志而产生的，而且来自米歇尔及我本人，只要稍有可能，人们还会把我同他混为一谈。

本书既不是起诉状，也不是辩护词，我避免下断语。如今公众不再宽恕作者描述完情节而不表明赞成还是反对。不仅如此，甚至在故事进行之中，人们就希望作者表明态度，希望他明确表示赞成阿尔赛斯特还是菲兰特<sup>①</sup>，赞成哈姆莱特还是奥菲莉亚，赞成浮士德还是玛格丽特，赞成亚当还是耶和華。我并不断言中立性（险些说出模糊性）是一位巨匠的可靠标志，但是我相信，不少巨匠十分讨厌……下结论，准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也并不意味着推定它早已解决了。

我在此使用“问题”一词也是违心的。老实说，艺术上无问题可言，艺术作品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如果把“问题”理解为“悲剧”，那么我要说，本书叙述的悲剧，虽然在主人公的灵魂中进行，也还是太普通，不能限定在他个人的经历中。我无意标榜自己发明了这个“问题”，它在成书之前就已存在。不管米歇尔告捷还是败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作者也不拟议胜败为定论。

如果几位明公只肯把这出悲剧视为一个怪现象的笔录，把主人公视为病人；如果他们未曾看出主人公身上具有某些恳切的思想与非常普遍的意义，那么不能怪这些思想或这出悲剧，而应当怪作者。我是说应当

---

①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诗剧《恨世者》中的人物。

怪作者的笨拙。尽管作者在本书中投进了全部热情、全部泪水和全部心血，然而，一部作品的实际意义和一朝一夕的公众对它的兴趣，这两件事毕竟大相径庭。宁可拿着好货而无人问津，也不屑于哗众取宠，图一时之快。我以为这样考虑算不上自命不凡。

眼下，我什么也不想证明，只求认真绘制，并为这一画幅配好光亮色彩。

献给亨利·盖翁

他的真挚伙伴

安·纪德



## （致内阁总理 D. R 先生的信）

西迪贝·姆 189×年7月30日

是的，你猜得不错，我亲爱的兄弟，米歇尔对我们谈了。这就是他的叙述。你要看看，我也答应了你，不过，要寄走的当儿，我又迟疑了。重新读来，我越往下看，越觉得可怕。啊！你会怎样看我们的朋友呢？再说，我本人又如何看呢？难道我们把他一棍子打死，否认他残忍的性情会改好吗？恐怕如今不止一个人敢于承认在这篇叙述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人们是设法发挥这种人的聪明才智，还是轻易拒绝让他们享有公民权利呢？

米歇尔对国家能有什么用？不瞒你说，我不知道……他应当有个差使。你才德出众，身居高位，又握着大权，能给他找个差使吗？——从速解决。米歇尔忠于职守，现在依然，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只忠于他自己了。

我是在湛蓝的天空下给你写信的。我和德尼、达尼埃尔来了十二天，这儿响晴勃日，没有一丝云彩。米歇尔说两个月来碧空如洗。

我既不忧伤也不快乐。这里的空气使我们心里充满一种无名的亢奋，进入一种似乎无苦无乐的状态。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我们守在米歇尔身边，不愿意离去。你若是看了这些材料，就会明白其中的缘故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在他的居所等待你回信。不要拖延。

你也知道，德尼、达尼埃尔和我，上中学时就跟米歇尔关系密切，后来我们的友谊逐年增长。我们四人之间订了某种协定：哪个一发出呼唤，另外三人就要响应。因此，我一收到米歇尔的神秘的呼叫，立即通知达尼埃尔和德尼，我们三个丢下一切，马上启程。

我们有三年没见到米歇尔。当时他结了婚，携妻子旅行，上次他们经过巴黎时，德尼在希腊，达尼埃尔去了俄国，而我呢，你也知道，我正守护着我那染病的父亲。当然，我们还是互通音信。西拉和维尔又见过他，他俩告诉我们的情况使我们大为诧异。我们一时还解释不了。今非昔比，从前他是个学识渊博的清教徒，由于过分笃诚而举止笨拙，眼睛极为明净，面对他那目光，我们过于放纵的谈话往往被迫停下来。从前他……他的记述中都有，何必还向你介绍呢？

德尼、达尼埃尔和我听到的叙述，现在原原本本地寄给你。米歇尔是在他住所的平台上讲的，我们都在他旁边，有的躺在暗影里，有的躺在星光下。讲完的时候，我们望见平原上晨光熹微。米歇尔的房子，以及相距不远的村庄，都俯临着平原。庄稼业已收割，天气又热，这片平原真像沙漠。

米歇尔的房子虽然简陋古怪，却不乏魅力。冬天屋里一定很冷，因为窗户上没安玻璃，或者干脆说没有窗户，只有墙上的大洞。天气好极了，我们到户外躺在凉席上。

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一路顺风，傍晚到达这里，因为天气炎热而感到十分劳顿，可是新鲜景物又使我们沉醉。我们在阿尔及尔只作短暂停留，便去君士坦丁。从君士坦丁再乘火车，直达西迪贝·姆，那里有一辆马车等候着我们。离村子还很远公路就断了。就像奥姆布里<sup>①</sup>地区的一些村镇那样，这座村庄斜卧在山坡上。我们徒步上山，箱子由两头骡子驮着。从这条路上去，村子的头一栋房子便是米歇尔的住宅。有一座隔着矮墙，或者说圈着围墙的花园，里面长着三棵弯弯曲曲的石榴树、一棵挺拔茂盛的欧洲夹竹桃。一个卡比尔<sup>②</sup>小孩正在那儿玩，他见我们走近，便翻墙逃之夭夭。

米歇尔见到我们并无快乐的表示，他很随便，似乎害怕流露出任何感情。不过，到了门口，他表情严肃地挨个同我们三人拥抱。

直到天黑，我们也没有交谈十句话。晚餐摆在客厅里，几乎是家常便饭。客厅的豪华装饰却令我们惊异，不过，你看了米歇尔的叙述就会明白。吃完饭，他亲手给我们煮咖啡喝。然后，我们登上平台，这里视野开阔，一望无际。我们三人好比约伯<sup>③</sup>的三个朋友，一边等待着，一边观赏火红的平原上白昼倏然而逝的景象。

等到夜幕降临，米歇尔便讲了起来：

---

① 意大利中部地区。

② 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③ 《圣经》中人物，他具有隐忍精神，经受住了神的考验。

# 第一部

## 第一章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们都忠于友谊。你们一呼即来，正如我听到你们的呼唤就会赶去一样。然而，你们已有三年没有见到我。你们的友谊经受住了久别的考验，但愿它也能经受住我此番叙述的考验。我之所以突然召唤你们，让你们长途跋涉来到我的住所，就是要同你们见面，要你们听我谈谈。我不求什么救助，只想对你们畅叙。因为我到了生活的关口，难以通过了。但这不是厌倦，只是我自己难以理解。我需要……告诉你们，我需要诉说。善于争得自由不算什么，难在善于运用自由。——请允许我谈自己。我要向你们叙述我的生活，随便谈来，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比我讲给自己听还要直言不讳。听我说吧：

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昂热郊区的农村小教堂里，我正举行婚礼。宾客不多，但都是挚友，因此，那次普通的婚礼相当感人。我看出大家很激动，自己也激动起来。从教堂出来，你们又到新娘家里，同我们用了一顿快餐。然后，我们登上租车出发了。我们的思想依然随俗，认为结婚必旅行。

我很不了解我妻子，想到她也同样不了解我，心中并不十分难过。我娶她时没有感情，主要是遵奉父命。父亲病势危殆，只有一事放心不下，怕把我一人丢在世上。在那伤痛的日子里，我念着弥留的父亲，一心想让他瞑目于九泉，就这样完成了终身大事，却不清楚婚后生活究竟如何。在奄奄一息的人床头举行订婚仪式，自然没有欢笑，但也不乏深沉的快乐。我父亲是多么欣慰啊。虽说我不爱我的未婚妻，但至少我从未爱过别的女人。在我看来，这就足以确保我们的美满生活。我对自己还不甚了了，却以为把身心全部献给她了。玛丝琳是孤儿，同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她刚到二十岁，我比她大四岁。

我说过我根本不爱她，至少我对她丝毫没有所谓爱情的那种感觉。不过，若是把爱情理解为温情、某种怜悯以及理解敬重之心，那我就是爱她的。她是天主教徒，而我是新教徒……其实，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像个教徒！神父接受我，我也接受神父——这事万无一失。

如别人所称，我父亲是“无神论者”，至少我是这样推断的，我从



未能同他谈谈他的信仰，这在我是由于难以克服的腼腆，在他想必也如此。我母亲给我的胡格诺<sup>①</sup>教派的严肃教育，同她那美丽的形象一起在我心上渐渐淡薄了——你们也知道我早年丧母。那时我还想象不到，童年最初接受的道德是多么紧紧地控制我们，也想象不到它给我们的思想留下什么影响。母亲向我灌输原则的同时，也把这种古板严肃的作风传给了我，我全部贯彻到研究中去了。我十五岁时丧母，由父亲抚养。他既疼爱我，又向我传授知识。当时我已经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跟他又很快学会了希伯来语、梵文，后来又学会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将近二十岁，我学业大进，以致他都敢让我参加他的研究工作，还饶有兴趣地把我当作平起平坐的伙伴，并力图向我证明我当之无愧。以他名义发表的《漫谈弗里吉亚人的崇拜》，就是出自我的手笔，他仅仅复阅一遍。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的赞扬。他乐不可支，而我看到这种肤浅的应景之作居然获得成功，却不胜惭愧。不过，从此我就有了名气。学贯古今的巨擘都以同仁待我。现在我可以含笑对待别人给我的所有荣誉……就这样，到了二十五岁，我几乎只跟废墟和书籍打交道，根本不了解生活。我在研究中消耗了罕见的热情。我喜欢几位朋友（包括你们），但我爱的是友谊，而不是他们；我对他们非常忠诚，但这是对高尚品质的需求；我珍视自己身上每一种美好情感，然而，我既不了解朋友，也不了解自己。我本来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别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念头从来就没有在我的头脑里闪过。

我们父子二人布衣粗食，生活很简朴，花销极少，以致我到了二十五岁，还不清楚家道丰厚。我不大想这种事，总以为我们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我在父亲身边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后来明白我们殷实得多，还真有点难堪。我对这类俗事很不经意，甚至父亲去世之后，我作为唯一的继承人，也没有弄清自己的财产。直到签订婚约时才恍然大悟，同时发现玛丝琳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嫁妆。

还有一件事我懵然不知，也许它更为重要——我的身体弱不禁风。如果不经受考验，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时常感冒，也不认真治疗。我的生活过于平静，这既削弱又保护了我的身体。反之，玛丝琳倒显得挺健壮。不久，我们就认识到，她的身体的确比我好。

花烛之夜，我们就睡在我在巴黎的住所——早已有人收拾好两个房间。我们在巴黎仅仅稍事停留，买些必需的东西，然后去马赛，再换乘航船前往突尼斯。

---

<sup>①</sup> 16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天主教派对加尔文教派的称呼。